

夜行记

■高宝松

那一年的夏天,晚上十点多钟我从村里返回乡政府家属院。当晚月朗星稀,微风徐徐。我骑着蓝色豪爵摩托车,像以往一样,行驶在熟悉的田间道路上,感觉神清气爽。

这条路曾经过一片荒凉的大洼。大洼中间有一条排干河,河上有一座老桥。打我记事起老桥就存在着,不知历经多少年风雨,反正现在人们牛拉马驮都还要从上面通过。

途中,我不经意抬头一看,呀!真是魂飞魄散,只感觉后背发凉,脖子发冷,头皮发麻,像评书小说中描述见鬼的感觉一样,不由自主地踩死了刹车。

只见河沿儿上突然出现两团红色的火苗,正突突地在草丛间跳跃着,高低明灭,在荒野夜间显得是那么的诡秘。在两团火苗的旁边有两个像人一样的白色东西,正不停地围着火苗跳跃和旋转,竟是那样的阴森诡异。这就是传说中的“鬼吹灯”吗?

我努力地揉了揉眼睛,尽量地睁大些,探起了身子,想看得更仔细些,可分明就是两团鬼火和两个“白无常”在河沿儿上晃动。我狠劲地掐了一下自己大腿,是不是在梦幻中?现在的我不是我?真实的我也许在哪里做梦?

不是!很快我就感觉到疼痛,我立马回归到了现实。

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眨眼地看着,像被施魔咒定住似的。我想到那火后面就是老桥,过了桥,路边有一片坟场。有七八座老坟,今年又添了一座新坟。坟地旁边有我家的一块地,我

在那里干过农活。想想坟上的花圈和招魂幡还历历在目,难道是……丧尸?不敢再想,我可是无神论者。

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,只身涉险探个究竟呢?还是原路返回明天再说,避一避凶险?又或者绕道另辟蹊径,就此隐忍在心底?脑子里快速地闪过一个又一个的念头,真是进退维谷。五六分钟的时间,像是煎熬一般。真的就这样返回去,岂不是自己也笑话自己。我心中掂量着工具箱里备用的斧子,来吧!魔挡杀魔,向前冲!

眨眼间,我提车速上了堤岸,很快两个“无常”到了眼前。我用腿支着车,凑近一看,确实是两个人。认得,一个是杜二伯,一个是赵老头,两个人都是村委会的老民兵。再看地上,摆放着两个马灯,灯芯拨到了顶头儿,灯头儿上“呼呼”地蹿着火焰,风吹动摇摆不定。

我问杜二伯:“您这大半夜的不在家里睡觉,跑到野地里来做啥?”二伯拍了一下胸脯说:“我们这可是办公事,大队上派来的。”他指着老桥接着说,“你看桥面上有一辆油罐车把桥压塌了,后车轱辘都进桥里面了,车主去找救援的去了,村干部让我们来这儿帮忙看着点儿。”我又纳闷地问了句:“他也是够邪性的,咋还把大车开到这儿荒郊野外来了?”二伯笑了笑说:“这不307国道修路了,他打听这条村道可以绕行就来了,哪知道老桥禁不住轧呀,车陷进去了。”

噢,车的事知道了,装鬼的事我可得问个明白。这算哪一出“聊斋”呀!把我吓了个半死。

生活手记

“月亮地儿挺亮的,你们点俩灯有啥用啊?”

“更深半夜的,我们也得壮壮胆儿呀。”

“怎么一人还裹了一条白褥单子呢?”

“蚊子太多了,裹着点少挨咬。”

“那咋还跳呢?”

“被咬得站不住呀。”

嗨!全明白了!

这些年,每想起这件事来,还为自己当时的勇气感到一点小自豪。人生总有迷茫的时候,充满了选择,而自信是成功的开始。



人生百味

祝愿好人,总有好运

■张军霞

前些天,单位组织体检,我携带身份证去医院排队。轮到我时,身份证和体检条都已经递上去了,却因为接了一个电话,我略微一分神,发现放在前台的身份证不见了!我让医护人员把桌面的东西都翻了好几遍,哪里都没有它的踪影。这下,可把我急坏了,就跟医院协商调一下监控,看看当时是什么人站在我旁边,也许是别人拿错了身份证。

负责监控的女职工,说话态度和语气都很温和,她前前后后帮我看了两遍,发现当我接电话时,有位老大爷走过来,从前台拿了个什么东西,对医护人员挥挥手,转身就走了。没错,就是他拿了我的身份证,可是就算看清楚了这个人的医院这么大,人又这么多,我能到哪里去找他呢?我正犯愁时,前台的医护人员打来电话,说是有人发现身份证拿错了,又送回来了。我急速跑下楼,拿回了自己的身份证,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“阿弥陀佛”。

“幸亏今天遇到的是一个好人!”当我这样感慨时,排在我身后的一个同事说:“他把你的身份证拿走,害你楼上楼下跑了一个多小时,你居然还说他是好人?”我摇摇头说:“他是无意间拿错了身份证,并非有意制造麻烦。而且他发现拿错了身份证时很可能在忙着办别的事情,其实完全可以随手把它当垃圾扔掉,谁又能知道并责备他呢?所以,他能把身份证送回来,省去了我重新补办的麻烦,我还能赶上参加今天的体检,就已经非常幸运了,我心里也愿意认定为他就是一个好人。”

多年前在老家,邻居家有位婶婶是从邻县嫁过来的,她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。婶婶的父亲年轻时因为家贫娶不上媳妇儿,后来经别人说合,就到她的外公家当了上门女婿。像这种男方到女方家入赘的情况,在从前的农村算不得什么稀罕事儿,只是有一点,当上门女婿的男人会被某些村里人瞧不起,甚至故意刁难,以在别人伤口上撒盐来取乐。

有一次,婶婶的父亲去井边挑水,由于刚刚下过雨,道路十分泥泞,当他挑着满满一担水走回来,路过村口的时候,脚下一滑,整个人仰面躺在地上,那两桶冷水泼溅出来,更是浇了他满脸满身。当时,村口的大槐树下站了不少人在聊天,他们看到眼前这滑稽的一幕,一个个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婶婶的父亲躺在烂泥堆里,衣服全都湿透了,当他挣扎着坐起来时,脸上湿漉漉的,说不清是水还是泪。

婶婶闻讯赶去,看到邻居家有个男孩,没有跟着小伙伴们乱起哄,他也没有去扶这个倒在泥泞中的男人,但是他把男人摔倒时甩出老远的鞋子捡了回来,放到他的脚边,一句话也没说,转身就跑远了。婶婶告诉我,这个男孩儿跑远的背影,她一辈子都忘不掉。她心中认定了他就是个好人,在父亲最尴尬的时候,至少这个孩子没有跟别人一样落井下石,他无意中的那个善举,也温暖了婶婶一家很多年。

婶婶跟我说,她并不迷信,但逢年过节时也会焚香祈祷,每一次她都会悄悄念道那个男孩的名字,说一句:“祝愿好人一生平安。”

好人,应该是指那些有善心、宽厚待人的人。从我和婶婶的故事中来看,老大爷和小男孩算不算好人呢?我觉得算,他们的举止说不上多么完美,却对得住自己的良心,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对别人的伤害,这至少也应该算是好人的标准之一吧?虽然和他们素不相识,我也想说一句:“祝愿好人,总有好运!”

花开诗旅

山水画

■石泽丰

总是寥寥几笔
就把山落入水的怀抱

看得出,水一涌一涌
山被一叶扁舟
死死锁定

远处,树梢上的一抹绿
遥想当年的山顶
莫过于云遮雾挡

一只已飞走的鸟儿
啼鸣落入方寸大的纸上
你在笔端找到了吗?

难得糊涂

■王伟革

老严整日里跟数字打交道,反应却很迟钝,计算能力也不咋地。

老严的拿手好戏是画图,他上数学课从不带教具。徒手一圈就是一个圆,如圆规旋出;信手一横一竖,又平又垂。

老严在黑板上一笔一笔推演,讲着讲着就卡带了,杵在那儿。学生们见他抓耳挠腮,乐不可支,哄笑着跑上讲台,争着抢着帮他解题。

老严搔搔脑壳,连连赞叹:“后生可畏。后生可畏啊!”

期中,评比“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”,老严居然得了全票,校长纳了闷。

校长带人来听老严的课。老严频频出洋相,不是演算错了,就是推导卡壳了。每次看到他尴尬,学生就跑上讲台解围。黑板上没空了,就在地上写。你说我错了,我说你错了。老严站在旁边看热闹。直到他们自己争论出了正确答案,老严才领首

非常故事

赞许。

校长虎着脸拂袖而去,丢下两句话:“这是什么课堂!这是什么学生!”

老严没有得到“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”称号,可教学质量明摆在那里。年年接手薄弱班级,年年期末考试是优胜班级。

老严退休后,书商找上门来,掏出一个被翻烂的本子,说要出版这本流传校园的拿分秘籍,里面竟是历届学生收集的老严讲错的题目。书商说:“作者简介写什么?”

老严脱口说:“无职称,无荣誉。就在姓名后写‘难得糊涂’四个字吧。”

原来,老严的几十年教书生涯,都在装糊涂。他故意算错导错,以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。学生自己争辩摸索出来的知识规律,比老师灌输的深刻百倍。

据说,《老严错题集》销量不错,看过的学生,成绩都突飞猛进。

【我的两翼】

歌与诗,是我生活的两翼。对称之美而怡乐之极。但时光匆匆,由少而老,歌后退了,诗前进了。演唱,弹奏,赞赏,歌的轨迹。诵读,讲授,创作,诗的轨迹。反差之憾,不得已也。绯色的梦里,我的口中味与笔下风,依然并行不悖。
——张培勋

【雪夜】

叶落林间静,
花枯腊夜飞。
轻雪飘舞美,
大地待春晖。
——李福生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
台号码为1563073072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假如】

假如是一滴水
请不要自卑
浩瀚的海洋
会因你的平凡而壮美
假如是一粒石子
请不要自弃
平坦的大路
会因你的无私而通畅

假如是一颗星星
请不要孤寂
晴朗的夜空
会因你的热情而温馨
假如是一棵小草
请不要哭泣
寒冷的冬季
会因你的笑意而温暖

——张泽峰